

德國收藏吐魯番出土早期《華嚴經》寫本殘片研究

A Study on Early Huayen Manuscript Fragments In German Collection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講師
崔中慧

摘 要

《華嚴經》經典的義學與圖像研究一直以來深受學界重視，但關於《華嚴經》的出土文獻例如敦煌或吐魯番出土寫本則鮮有學者涉及。佛教圖像的發展有賴經典的依據，20世紀初敦煌吐魯番考古出土大量佛教文獻提供了新的歷史佐證。尤其許多圖錄出版與網路資料庫建立，為研究早期佛教在中國發展史提供最直接的材料和證據。

以往學界對於華嚴經或華嚴信仰在北方的流傳，認為大約在北魏以後，然而20世紀初於鄯善出土的寫本佛經中，有現存最早的《佛華嚴經卷第廿八》*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 是北涼王沮渠安周供養的，現藏於日本書道博物館，依據其墨書題記，中村不折推斷這件殘片應屬北涼高昌沮渠安周時期（445—457 CE）無疑。另外，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漢文佛經文獻中，有幾件年代較早的《華嚴經》寫本值得注意；四件《華嚴經》殘片編號為Ch667、Ch2545、Ch1825 與Ch1508，據《吐魯番文書總目第三冊歐美收藏卷》資料著錄，學者將其年代有的定為四至六世紀，有的無法斷代。這四件殘片書跡獨特，既非南朝書風也非北魏書風，筆者根據其特殊的書法風格，比對相關年代的石刻以及其他有紀年的寫經，推斷這幾件殘片當屬於北涼時期寫經。

本文採用出土於中亞《華嚴經》的佛經殘片研究，考證其他佛教史料，說明華嚴經在北涼時就已經流傳到北方並已受到官方重視，由沮渠安周供養此經可為例證；另外根據有紀年的北涼官方寫經，及其他佛教文獻文物的記載，北涼已有完

備的官方寫經組織與官方寫經生，其官方寫經生除了本地，也有外域或南方來的，使得北涼時期的寫經書法呈現南北風格交融又具有獨特中亞風格的時代特色。這種原因奠定後來北魏敦煌出現了敦煌鎮「官經生」、或者「典經師」的正式官職名稱，也推動北魏佛教發展。

關鍵字：華嚴經、敦煌、吐魯番、北涼體、寫經生

Avataṃsaka Sūtra, Dunhuang, Turfan, Northern Liang, Buddhist scribe, Northern Liang Style

一、前言

1902 年至 1914 年之間，德國探險隊曾四次到絲路探險，於吐魯番盆地各個石窟與寺院遺址獲取大量的文書，數量至少有六千多件，¹ 現在收藏於德國。² 此批文獻涵蓋年代由四至十四世紀，其中包括了本文要討論的幾件早期的《華嚴經》殘片。

《華嚴經》全名《大方廣佛華嚴經》(*Mahā-vaipulya-buddhāvataṃsaka Sūtra*)，其義學與圖像研究一向深受中西方學者重視，反映《華嚴經》在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性。然而在20世紀初考古出土大量文獻中的《華嚴經》寫本，至今除了日本少數幾位學者研究，尚未見深入探討。

《華嚴經》在佛經傳譯的歷史上，一直深受譯經者的重視，前後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其在中國的流傳很早，也一直持續不絕。自東漢以來開始陸續被傳譯漢文，由初期的支品單行經，後陸續集結為六十與八十卷華嚴。根據歷代經錄，魏道儒說明：「華嚴典籍傳入漢地，始於華嚴類單行經的譯出。從東漢末至東晉的二百餘年間，先後譯出10 餘部華嚴單行經」。³ 支品單行經的翻譯自漢晉以來有幾位著名譯經高僧翻譯，如最早東漢支婁迦讖翻譯《佛說兜沙經》(T.280)⁴、支謙翻譯的《佛說菩薩本業經》(T.281)、竺法護、鳩摩羅什等都曾翻譯過單行的部份華嚴經，足見此經的重要性。

此經漢文譯本現存流通最普遍的有二個譯本：⁵

(1) 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西元418)佛馱跋陀羅首譯《華嚴經》五十卷(後開作六十卷)，是為晉譯華嚴。

1 Jean-Pierre Drège, p.46

2 德國探險隊獲取的文書主要出土於吐魯番盆地的石窟寺及古城遺址，有位於鄯善縣境內的吐峪溝、大小阿薩古城、七克台等的石窟寺及寺院遺址，還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勝金口、木頭溝、葡萄溝、小桃溝、七康湖等。此外，焉耆、庫車、沙雅、巴楚等地也出土了一些，大多數是佛教文獻。這些文書的收藏成為所謂德國吐魯番特藏(Turfansammlung)，涵蓋的年代從四世紀至十四世紀，其中最早的紀年文書是1902至1903年冬春之際出自高昌故城的α遺址、現藏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的漢文《〈正法華經·光世音普門品〉張施題記》(北涼神璽三年，公元399年)。

3 魏道儒，〈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頁65-72。

4 馮國棟，〈八十華嚴《入法界品》文學意蘊及其對佛教造型藝術之影響〉，收編於陳允吉先生主編《佛經文學研究論集》，頁1-13。「支品之譯首推後漢支婁迦讖所譯《佛說兜沙經》(相當於《如來名號品》、《光明覺品》)，其後則有三國支謙所譯《佛說菩薩本業經》，西晉竺法護譯《菩薩十住行道品》、《漸備一切智慧經》，鳩摩羅什譯《十住經》。」

5 方立天，〈略談華嚴學與五臺山〉，頁22-26。「從《華嚴經》一類經典的翻譯史來看，東晉時的佛馱跋陀羅(覺賢)譯出60卷《華嚴經》以前，都只是一些獨立的小品翻譯，只是在支法領去于闐獲得大部原本《華嚴經》之後，才有60卷的譯本，也才有《華嚴經》」。

唐武后證聖元年（西元695）于闐實叉難陀奉詔再譯，歷五載成《華嚴經》八十卷，三十九品，是為唐譯華嚴。此經早期從印度流傳到中亞，由支法領從于闐請來中國的晉譯本六十華嚴，直到東晉義熙十四年（418），法業恭請印度禪師佛馱跋陀羅（359—429）在揚州道場寺翻譯，法業擔任筆受，至420年翻譯完畢。⁶ 在南方翻譯出來以後，起初是在南朝劉宋以京城為中心開始流通，⁷ 到了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460—494）不但重視《華嚴經》亦親自抄寫供養。然此經雖然在南方流傳，也是唐代以前流傳的主要版本，但一直到南朝梁初未普遍，北方亦少見。⁸

以往學界對於華嚴經在北方流行的年代，無論是從佛教史、華嚴圖像或者經典的研究，普遍認為是要到北魏以後，⁹ 魏道儒指出

《華嚴經》譯出後，相當長時間內在北朝流傳不廣。北魏初期，一些精通《華嚴經》的學僧紛紛南下，在劉宋京城腹地建立傳法基地，使北方華嚴學更處於極端沉寂的狀態。從北魏孝文帝（471-499）東遷洛陽前後開始，史籍中出現了有關研究、弘揚《華嚴》情況的一些記載，其事件發生地多與五台山和洛陽有關，其記述也往往與神話交織在一起。¹⁰

二、敦煌與吐魯番初期《華嚴經》寫本殘片

敦煌藏經洞與吐魯番大量文獻在20世紀初的出土，開啟敦煌學在各個學術領域的新視野。筆者根據近年學界已經整理出版的文獻圖錄與資料庫，擬就敦煌與吐魯番出土佛經寫卷考察，以及目前在各地散藏的早期《華嚴經》殘片，優先檢視近十年學界對於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整理成果，梳理其中敦煌藏經洞與吐魯番

6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9：「華嚴經胡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闐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418）歲次鶡火三月十日，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胡為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訖，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酉之歲（420），十二月二十八日校畢。」（T55, no. 2145, p.61a1-8）

7 魏道儒，〈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頁65-72。

8 方立天，〈略談華嚴學與五臺山〉，頁23。

9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頁483。「自晉至梁，南方固少有研華嚴者。同時北方此經習者則尤罕聞。按北魏熙平元年（516），即南朝梁武帝天監十五年，自六十華嚴譯成至此時，約將百年。其中北方華嚴研究幾無記載。」南方蓋其發源地，故習者稍多。然比之《成實》、《涅槃》，實極衰微也。」另參李玉璫（1993）。〈法界人中像〉。《故宮文物月刊》11-1。頁28-41。頁29：「在北方，華嚴思想發展較遲，永平元年（508）北魏宣武帝敕命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和佛陀扇多三人翻譯《十地經論》，可謂北地華嚴思想發展的嚆矢。」

10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頁59。

所出的早期的《華嚴經》寫本殘卷。¹¹

(一) 有紀年《華嚴經》寫本殘片 (公元 550 年以前)

學者李海峰對於敦煌藏經洞的《華嚴經》寫卷曾做初步統計,大約有220號(件),而根據《敦煌學大辭典》共約有300號(件),¹² 這數字還不包括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分析在西元550年以前早期有紀年或可推測年代的《華嚴經》寫本殘卷共有12件。(表一) 這部分在六世紀中葉以前有紀年的材料,是作為其他無紀年材料佐證的基礎,所以非常重要。

【表一】. 敦煌與吐魯番出土早期有紀年《華嚴經》寫本殘卷

	年代	收藏地/編號	寫卷名稱	朝代	年號	寫經者/ 供養者
1	455 以前	日本	佛華嚴經卷第廿八	北涼 (鄯善縣吐 峪溝出土)	承平十三年前	北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
2	513	北圖(散 648/ 新 672)	華嚴經卷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四月 十七日	敦煌鎮官經生令狐禮太 寫,典經師令狐崇哲.
3.	513	法圖 P.2110	華嚴經卷卅五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六月 廿三日	敦煌鎮經生師令狐崇哲
4.	513	S.9141	華嚴經卷第三十九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七月 十五日	敦煌鎮官經生師令狐崇 哲寫
5.	513	大谷圖(散 105/ 餘乙 23)	華嚴經卷四十七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七月 十八日	敦煌鎮經生張顯昌寫, 典經師令狐崇哲
6.	513	S.2067	華嚴經卷十六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七月 十九日	敦煌鎮經生令狐禮太寫
7.	513	李盛鐸(散 193)	華嚴經卷廿四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八月 廿七日	敦煌鎮經生令狐崇哲
8.	513	北京故宮	華嚴經卷四十一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四月 十五日	敦煌鎮經生曹法壽寫, 典經師令狐崇哲
9.	513	國圖新 067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第八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	
10.	513	日本三井文庫 北三井 051 (025-14-2) 三 井八郎右衛門	華嚴經卷四十六	北魏宣武帝	延昌二年	敦煌鎮經生和常太寫
11.	522	S.2724	華嚴經卷第三	北魏孝明帝	正光三年	比丘法定寫

11 敦煌與吐魯番的文獻資料來源包括: (1) 池田溫 Ikeda, On., 《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2) 薄小瑩, 《敦煌遺書漢文紀年卷編年》。(3) 王素, 《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4) 王素, 《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5) 施萍婷,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6) 中村不折, 《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

¹² 此數字係李海峰根據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的資料,並參照《敦煌學大辭典》,並未包含散藏於其他國家的數目。參李海峰,〈敦煌遺書中的早期《華嚴經》及其相關文獻〉,頁96-102。

12.	523	日本書道博物館	華嚴經卷第廿九	南朝梁武帝 (鄯善縣吐峪溝)	普通四年四月	梁正法無盡藏寫
-----	-----	---------	---------	-------------------	--------	---------

(二) 吐魯番出土早期無紀年《華嚴經》寫本殘片(4-6世紀)

前述【表一】所列十二件有紀年的《華嚴經》殘片中，最早的一件是出土於吐峪溝有北涼王沮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卷第廿八》殘片，因為卷尾殘留題記「涼王大沮渠安周供養」，明確指出是北涼王沮渠安周(445—457 CE)所供養的，所以年代可考應當在 457 年以前，中村不折也推斷此件年代為北涼毫無疑問。¹³ (圖 2) 此不但是可據以考證現存東晉譯出六十卷《華嚴經》最早的寫本殘片之一，同時它是北涼高昌王沮渠安周親自供養的《華嚴經》，比【表一】中所列北魏最早的寫本至少早了五十年。¹⁴ 如果沮渠安周供養《華嚴經》反映《華嚴經》在北涼很受重視，那麼《華嚴經》的複本抄寫一定也不少，是否有可能還有其他無紀年的寫本也是出土於吐峪溝？

德國印度學學者格倫威爾德 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 與勒柯克 Albert von Le Coq 在 1902 至 1914 年之間在中亞地區調查考古，獲取相當多重要而珍貴的吐魯番文獻，包括在高昌發現早期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一方北涼石碑《涼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德國所收藏的這批吐魯番文獻，都收錄於《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中。

從《吐魯番文書總目》三冊中所涵括中國歐美與日本收藏的資料中，查考其中漢文佛典殘片《華嚴經》，在德國收藏的部分，找出學者判斷為四至六世紀或者五世紀的《華嚴經》寫本殘片有五件。¹⁵ (表二)

13 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源流考》，頁 38。

14 關於此件殘片的研究見崔中慧 2013 年 7 月於台北政治大學所發表〈吐魯番出土北涼沮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一文，於 2013 第四屆華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 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v. 3]，歐美收藏卷。頁 54、209、121、126 與 341。

【表二】德國國家圖書館藏吐魯番文獻 六世紀以前《華嚴經》寫本殘卷

編號	尺寸 (公分)	材料	行數	出土地	大約 年代	吐魯番 文書總 目頁碼
Ch 667	9.7x9.7	紙本	6	吐峪溝遺址出土	4-6 C	54
Ch 2545	10.2x12.5	紙本	8	無	5C	209
Ch 1825	5.4x10.1	紙本	7	吐峪溝遺址出土		151
Ch 1508	12x12	紙本	7	吐峪溝遺址出土	4-6 C	126
Ch/U 6077	6.3x6	紙本	4	木頭溝遺址出土	4-6C 中	341

根據近十年來其他出版圖錄，¹⁶ 查考早期《華嚴經》寫本的殘片或是單行支品華嚴部的經典，除上述外，尚有其他無紀年與題記的殘片，例如旅順博物館也藏有34片《華嚴經》殘片年代為五世紀前半到六世紀中期，¹⁷ 當然這些目錄中許多殘片並無年代資料，也不排除少部分年代被誤判的，尚待進一步研究釐清的資料很多，此部分將另文討論。

三、德國藏早期無紀年《華嚴經》寫本殘片年代探討

(一) 出土地點：吐峪溝

首先從出土地點來研判早期中亞地區《華嚴經》流傳的地緣特性，¹⁸ 從德國收藏的這四件《華嚴經》殘片，編號 Ch1508、Ch667、Ch2545 與 Ch1825 出土地點紀錄，編號 Ch1508、Ch667、Ch1825 皆出土自吐峪溝，而北涼沮渠安周供養的《佛華嚴經卷廿八》出土地點也是吐峪溝；暗示了其地緣關係都與北涼政權退居高昌息息相關。

(二) 經文內容：根據晉譯本《華嚴經》

接著查考大藏經核對經文內容，德國收藏的這四件《華嚴經》殘片，編號 Ch1508、

16 此部分資料參考近十年出版的吐魯番出土文獻圖錄包括：磯部彰，《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西域墨書集成》。陳國燦，劉安志主編（2005），《吐魯番文書總目》[v. 1]，中國收藏卷 [v. 2]，日本收藏卷，[v. 3]。歐美收藏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Ryojun hakubutsukan (ed.), Ryojun Hakubutsukan zō torufan shutsudo kanbun butten danpen sen'ei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Kyōto: Hōzōkan,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編，《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北京：文物出版社。榮新江，李肖，孟憲實等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Yoshikawa Tadao ed., (2009), Tonkō hikyū 敦煌秘笈, Ōsaka: Takeda Kagaku Shinkō Zaidan 杏雨書屋。

17 Ryojun hakubutsukan (ed.),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頁 44-46。此三頁共有 34 號殘片為《華嚴經》。這是旅順博物館與龍谷大學合作整理研究，學者分析斷代將之歸於“A”類，亦即北朝後期（5 世紀前半到 6 世紀中期）。

18 此處所討論中亞流傳的《華嚴經》並不包括更早期的支品單行華嚴部類經典，僅討論支法領請入中國後於南方譯出的晉譯本六十卷《華嚴經》。

Ch667、Ch2545 與 Ch1825，這四片內容分別出自《華嚴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16 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與卷 11〈17 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的片段，不但內容前後可以綴合，而且書法顯然出自同一書手。（見圖 1a, 1b, 1c, 1d）其中編號 Ch1508 還保留了卷首經題：「...聚菩薩十行品第十七」以及部分經文內容，查閱大藏經核對經文內容與晉譯本卷次及內容相符，由這經題與殘存的經文內容來查考大藏經，可以肯定這殘片是依據晉譯本《華嚴經》所抄寫。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1〈17 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

「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第十七之一

爾時，功德林菩薩摩訶薩承佛神力，入菩薩善伏三昧。入三昧已，十方各過萬佛世界塵數剎外，各見萬佛世界塵數諸佛；是諸如來，皆號功德林。時，彼諸佛告功德林菩薩言：「善哉！善哉！佛子！乃能入是善伏三昧。十方各萬佛剎塵數諸佛加汝神力故，能入是善伏三昧；…」¹⁹（圖 1d）

雖然從殘片的出土地緣以及經文內容來看，可推測這就應是北涼高昌時期的晉譯《華嚴經》殘片。然而在此不免仍有一個疑惑，也就是北涼在被北魏打敗以後，河西交通受阻，南朝的《華嚴經》或是中原的佛經如何以及何時傳入北涼？考察《宋書》記載，北涼王沮渠蒙遜曾數次與南朝政治文化交流，此情形一直延續到北涼高昌時期；王素與唐長孺研究指出，²⁰ 北涼透過白龍堆道、大沙海路、伊吾路與青海路持續與南方交流，北涼沮渠流亡到高昌的政權有四次與南方劉宋交流，其與南方的交通路線仍可維持通暢，所以毫無問題。然而，為了更精確證實，以下將考察北涼其他相關有紀年考古出土文物。

（三）書法風格脈絡

1. 考證其他有紀年北涼佛教寫經與石刻

由於德國藏吐魯番出土的這幾片《華嚴經》書法字跡清晰，書法風格獨特，²¹ 雖然殘片都只保留了數行字，但由於其書風既非南朝，亦迥異於有紀年的北魏敦煌寫經。（圖 1a, 1b, 1c, 1d）²² 同時這幾片《華嚴經》的書法與且渠安周供養《佛華

19 《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 279, p. 466b5. (CBETA)

20 唐長孺，〈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路交通〉，頁 487。

21 國藏《華嚴經》殘片編號 Ch1508、Ch667、Ch2545 與 Ch1825，這四片書法明顯是出自同一書手，另一件出土於木頭溝的 Ch/U 6077，正面為《華嚴經》背面為回鶻文，雖然在《吐魯番文書總目》紀錄為 4-6 世紀中，但書風源流與另三件不同，將另行探討。

22 德國藏吐魯番出土的佛經殘片圖片來源：http://idp.bbaw.de/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嚴經卷廿八》也不同，然而當比對且渠安周供養的《佛華嚴經卷第廿八》與德國收藏的五件《華嚴經》殘片時，二者之間的書法風格差異卻使人無法判斷其書法風格的時代共性，所以仍需檢視並比對其他相關書跡，探討是否有可能為北涼寫本的可能性。

再進一步分析德國收藏吐峪溝出土《華嚴經》殘片時，首先必須先以宏觀的視野來看且渠安周以及北涼佛教發展，以及北涼全面的書法遺跡。

根據《高僧傳》與《出三藏記集》均記載，北涼王沮渠蒙遜積極護持推動佛教發展，由曇無讖（約 385-433 年）主持佛經翻譯，據唐代經錄，曇無讖時期前後總共翻譯 19 部佛經計 131 卷，²³ 包括最重要的《大般涅槃經》。²⁴ 北涼已翻譯出的佛經包括許多重要的基礎大乘佛教理論，例如：涅槃部、經集部、本緣部與大集部等等....，涼州是當時除了長安後秦鳩摩羅什教團之外的重要譯經中心。²⁵ 北涼國家翻譯譯場規模如何，²⁶根據《出三藏記集》卷九記載 426 年翻譯《優婆塞戒經》出經記錄，當時譯場中就有五百餘人，²⁷ 譯場由曇無讖主持，擔任《優婆塞戒經》筆受的僧人是道養。由文獻資料整理出可考的北涼宮廷寫經生有四位，²⁸如【表三】。

23 曇無讖譯經數量歷代經錄資料統計不一，可見於《出三藏記集》、《高僧傳》與《開元釋教錄》，例如[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 4 記載其譯經有 19 部，131 卷。(T55, no. 2154, p. 519b12)

24 道宣，《大唐內典錄》，卷 3：「涅槃三分之一，前後首尾來往追尋，涉歷八年，凡經三度譯，乃周訖，雖四十卷，所闕尚多，冀弘法王鹹令滿足，一觀圓教再隆化哉(涼譯經竟宋武永初二年)」(T55, no. 2149, p. 256a26-b1)

25 陸慶夫，〈五涼佛教及其東傳〉，頁 12。

26 林世田；汪桂海，〈敦煌寫本《優婆塞戒經》版本研究〉，頁 33-41。

27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九，優婆塞戒經出經後記第十一：「太歲在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錄尚書事大沮渠興國，與諸優婆塞等五百餘人，共於都城之內，請天竺法師曇摩讖譯此在家菩薩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訖，秦沙門道養筆受。願此功德令國祚無窮，將來之世值遇彌勒，初聞悟解逮無生忍，十方有識咸同斯誓。」(T55, no. 2145, p. 64 c24)

28 北涼的佛教書法已奠定其具有時代與地域特色的「北涼體」，此部分筆者有另文詳述，參崔中慧，墨影胡韻－北涼時期宮廷佛教書法（未刊稿，即將刊登於 2014 年秋季香港城市大學九州學林學報。）

【表三】北涼宮廷寫經生

日期	筆受或寫經生	佛經寫卷題記	書法風格與傳統	資料出處
384-?437	慧嵩（筆受）	無	待考（北涼體）	《續高僧傳》、 《出三藏記集》 ²⁹
Act.437	道泰（筆受）	無	待考	阿毘曇毘婆沙論六十卷 ³⁰
426	道養（筆受）	沙門道養筆受	鍾繇正書、行書	《優婆塞戒經》殘片 《出三藏記集》卷 9 優婆塞戒經記第十一 出經後記 ³¹
457	樊海（書吏）	書吏樊海書寫	隸書、銘石書、行 書（北涼體）	《佛說菩薩藏經》殘 片 ³²

上述的四位北涼宮廷筆受寫經生中，前三位都是北涼在涼州時期曇無讖主持國家佛經譯場中的筆受，樊海主要擔任北涼且渠安周在高昌時期的官方書吏。對於且渠安周而言，他是北涼被北魏滅後在高昌的政權，在天時地利各方面條件都居於弱勢時，他將國家復興之道寄託在宗教，所以在他執政時期仍然積極推動佛教國家政策，興建寺院供養流通佛經。

2.北涼宮廷寫經

查考文獻與考古資料，首先整理出北涼有紀年的書法材料，包括佛教寫經、北涼石塔、石刻等等，如【表四】這些豐富的北涼書跡除了說明北涼是五胡十六國中書跡遺存最多的一個國家，同時這些文物大多屬於佛教寫經或石塔，也是北涼佛教發達的現象。

檢視北涼遺存至今的佛教寫經與石刻中，有五件有題記表明是且渠安周在高昌時期所供養的。【表五】包括《佛華嚴經卷廿八》以及其他的佛經，可見《華

29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 14，(T55, no. 2145, p103 a28-b2)。

30 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 9，「阿毘曇毘婆沙論六十卷...宋文帝世，西域沙門浮陀跋摩，或雲佛陀，涼言覺鎧，於涼州城內閑預宮寺，永和五年為遜子虔譯，沙門道泰筆受，慧嵩道朗與名德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軸，沙門道挺製序，屬魏滅涼經法被焚失四十卷，至今應有六十卷是，而王宗錄雲一百，此據本耳。今日見行有一百九卷，當是近代後人分之。」(T49, no. 2034, 84c20-p. 85, a6)

31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 9，〈優婆塞戒經出經後記第十一〉：「太歲在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撫軍將軍錄尚書事大沮渠興國，與諸優婆塞等五百餘人，共於都城之內，請天竺法師曇摩讖譯此在家菩薩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訖，秦沙門道養筆受。願此功德令國祚無窮，將來之世值遇彌勒，初聞悟解逮無生忍，十方有識鹹同斯誓。」(T55, no. 2145, p64c24)

32 紀年 457 年的《佛說菩薩藏經》有官方書吏臣樊海抄寫佛經的題記：《佛說菩薩藏經》卷一題：「大涼王且渠安周所供養經。承平十五年歲在丁酉，書吏臣樊海寫，法師第一校，法師第二校，祠主首。」

嚴經》在北涼佛教發展受到的重視，除了這份且渠安周書寫供養的《佛華嚴經卷廿八》以外，必定還有其他的官方寫經生也抄寫複本流通。這些都說明沮渠安周遷都高昌後，除了造立《安周碑》，大量供養佛經，也親自書寫供養佛經。

【表五】北涼高昌王且渠安周供養佛經與石碑年代

年代	文物名稱 / 題記	佛經/地點	文物資料
445-449	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	高昌	石刻
449	持世經第一“歲在己丑，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吳客丹陽郡張然祖寫，用紙廿六枚。”（北涼承平七年）		鳩摩羅什於長安約 402-412 CE 譯出
457	佛說菩薩藏經第一	俄藏敦煌文獻 V.2, Φ066,	
457	佛說菩薩藏經第一 ³³ “大涼王且渠安周所供養經。承平十五年歲在丁酉，書吏臣樊海寫，法師第一校，法師第二校，祠主道...”	此件藏於日本	參註腳
444-460	佛華嚴經卷廿八（圖一） “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廿紙”	鄯善縣吐峪溝出土	南朝佛馱跋陀羅譯
444-460	十住毘婆沙論（圖五） “涼王大且渠安周所寫經，願一切眾生，深解實相，悟無生忍。用紙廿三張。”		鳩摩羅什於長安 405 譯出

在上表五所列且渠安周供養的五件佛經中，題記格式統一，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件《佛說菩薩藏經第一》佛經殘卷，³⁴ 題記記載，北涼承平十五年（457 CE）大涼王且渠安周所供養經，還有一個寫經人名題記「書吏臣樊海」，（圖 3）題記的內容透露非常重要的訊息，明確記錄這是以帝王身份供養的佛經，由這位寫經生正式的官銜「書吏」樊海署名，是一位北涼高昌的官方寫經生，樊海不但是寫經生也是任職於且渠安周政府的官方書吏。

如果《佛說菩薩藏經第一》是北涼高昌官方書吏所寫，那麼這是否表示北涼高昌時期有組織完備的國家寫經制度？題記內容還包括兩位負責校對佛經的法師，並記錄書寫的地點在 [祆]祠，該祆祠的祠主名道[□]，這些內容使人推測北涼高昌政府已有官方有組織的寫經團隊。

33 此件北涼寫經題記《佛說菩薩藏經第一》殘卷收錄於中村不折收藏《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西域墨書集成》V.1,p.48 登錄佛經名為《佛說菩薩藏經第一》，查考大藏經並無此經，但相同經文內容係今收錄大藏經之鳩摩羅什譯《大寶積經》卷 77〈3 不退品〉(T11. 443 b2-9)。

34 此件《佛說菩薩藏經》可能是現存唯一此經孤本殘卷，因為查考大藏經並無此經，此經後來被納入《大寶積經》；《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也沒有《佛說菩薩藏經》相同經名的殘卷。

另一件珍貴的北涼文物遺存莫過於《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檢視此碑文內容，明示該碑的造立是由皇室監製，可以推測，此石碑的碑刻書法必定也是出於宮廷書法家。值得注意的是從碑刻文字內容包含幾個官職與人名，³⁵ 可見此項計畫是由一個嚴謹的官方組織執行，例如在碑文開頭就注明撰寫碑文是「中書郎中夏侯祭」，還有負責監督石碑製造的「監造法師法鎧」，以及北涼官方「典作御使索寧」負責執行此項計畫，由是而知此石碑的設計製作相當慎重，是北涼高昌政府宮廷皇室督造所刻立的石碑。如果這是出自官方的計畫，那麼其書寫者必定也是當時的一流書法家或是北涼政府的官方秘書，有沒有可能是樊海？或者說與樊海同一個寫經坊經由同一位師傅訓練的書手？根據筆者分析並於去年發表論文³⁶ 由《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探討北涼宮廷寫經與官方組織，藉由啟功提出“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³⁶ 我們透過刀鋒看筆鋒來分析這幾件書法，也就是透過石刻的《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來檢視樊海書寫的《佛說菩薩藏經第一》佛經殘卷書法筆跡，很清楚可以發現這二件書跡很可能出自同一書手。

那麼，更進一步分析德國藏《華嚴經》殘片 Ch1508、Ch667、Ch2545 與 Ch1825 這四件殘片的書法，發現其風格非常類似有紀年 457 年的北涼且渠安周供養的《佛說菩薩藏經第一》，首先是典型的北涼體佛教寫經在書寫經題時，常見「一」橫劃的左右兩端向上昂揚翹起，（例如圖 1d 的經題「十行」），這種筆法書寫成為慣性也代表了北涼的文化符號。

再將之與北涼有紀年的 428 年田弘石塔與《安周碑》找出幾個相同的字詞來比對，其中「思、以、无、世、成就」等字詞，仔細觀察其部首與主要結構筆法，彼此之間的相似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幾個字詞的書法也高度相似，都是典型北涼體書法，就清楚顯示了這幾片《華嚴經》是出自北涼宮廷寫經生的典型北涼體書法。（圖 5）（圖 6）從圖片分析來看其書法脈絡，清楚表明德國藏的這幾片《華嚴經》的書風從 428 年的北涼石塔就已經建立，應為北涼時期的抄經無疑，其書法就是典型的北涼體，同時這一批書法很可能都是出自這位官方書吏樊海或其寫經坊的書手。

由前表列北涼官方寫經生，以及北涼有紀年的書法材料，歸納北涼國家佛經譯

35 池田溫，〈高昌三碑略考〉，頁 146-148。

36 啟功，〈論書絕句〉（趙仁珪注釋本）（三二），詩云：「題記龍門字勢雄，就中猶屬始平公。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又“余非謂石刻必不可臨，惟心目能辨刀与毫者，始足以言臨刻本，否則見口技演員学百禽之語，遂謂其人之語言本来如此，不亦堪发大噱乎！”頁 64。

場所發展出的佛教寫經體有幾種，其書法風格明顯的呈現出三種不同的主流脈絡，一是南方王系風格，一是北涼體，另一是中原鍾繇的晉書正寫傳統。屬於南方書風的是《持世經第一》、《佛華嚴經卷廿八》以及《十住毘婆沙論》；³⁷ 屬於北涼體的是《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與《佛說菩薩藏經第一》等，³⁸（圖4）上述幾種主流在當時的佛教寫經團隊中呈現出一脈相承的書風傳統。

學者馬雍很早就注意到吐魯番文書的書法風格特殊，時代風格明顯，容易辨別，可以做為斷代參考。他說：「吐魯番文書在高昌郡、高昌國、西州這三個不同時期，書法上的區別極為明顯，可以作為斷代的重要標誌之一，高昌郡時期的文書不僅在字體上有顯著的時代特色，而且大多書寫工整，筆勢遒麗，有不少文書可以視為書法珍品。」³⁹ 此高昌郡時期的年代就大約於五胡十六國（327-460），北涼時期的佛教寫經書法正具備此一時代風格特色。在二十世紀初以前，對於漢晉之間的書法史演變限於紙本材料的缺乏，所以只能從漢隸→鍾繇→王羲之→魏碑來大略推測楷書的書法演變史，但漢隸到魏碑楷體成熟之間是如何轉折的，這一段是很模糊的。現在利用敦煌與吐魯番出土的珍貴早期紙本書跡，尤其是三至五世紀的的寫經材料，除了有助於研究早期佛典傳布歷史，同時也補足曾經斷層的中國書法史。⁴⁰

四、結論

《華嚴經》自印度傳入中國經歷了幾個階段，此經典的流傳對華嚴信仰與圖像產生至為關鍵。本文首先將四件德國藏吐魯番出土早期《華嚴經》殘片寫本做了詳細考證分析，另比對大藏經內容，德國藏吐魯番出土這幾件早期《華嚴經》殘片，與漢文晉譯《華嚴經》譯本相符。其次從考古與歷史文獻中梳理北涼有紀年的書法材料，由其國家佛經翻譯的組織中，產生了宮廷寫經生與北涼寫經體。其次從且渠安周供養的佛經中，考證為且渠安周書寫佛經的官方書吏樊海，將其紀年457年的《佛說菩薩藏經第一》書跡與德國藏《華嚴經》殘片比對，發

37 關於北涼出現此南方書法風格的寫卷原因，請參筆者2013年另文探討，崔中慧，吐魯番出土北涼沮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發表於2013年7月於臺北政治大學舉辦的2013第四屆華嚴國際學術研討會。

38 關於此二件典型北涼體書法風格的佛經與石刻，請參筆者於2013年11月於台南成功大學舉辦的2013年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由《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探討北涼宮廷寫經與官方組織」。

39 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頁117。

⁴⁰ 藤枝晃，翟德芳孫曉林譯，漢字的文化史，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p.81-82

現此《華嚴經》殘片應為北涼高昌書吏樊海一脈書風傳統，從圖像分析中清楚看出此書風脈絡從 428 年北涼田弘石塔就已經出現。

20 世紀以前，紙本書跡年代在三至五世紀的是書法史上前所未見，敦煌於吐魯番文獻的出土雖然具有極高書法研究價值，但迄今僅有日本學者研究，然也未見深入分析其書法風格。現在利用考古材料，將原先被推測在四至六世紀，其年代跨度將近二個世紀的佛教寫經，通過北涼有紀年石刻與寫本材料的比對，其年代可以更精確斷代為北涼。同時也將原先學界普遍認為《華嚴經》在北方流行的時間點從北魏向前推到北涼期間。北涼很可能在南方將晉譯本譯出不久就已經請到六十卷本的《華嚴經》，不但北涼高昌王且渠安周親自供養，同時還有其他官方寫經生抄寫複本流通，這種以典型北涼體書寫的《華嚴經》正是北涼官方重視華嚴經典的重要印證。德國收藏的這幾件珍貴的北涼朝華嚴經書法，雖然是幾頁殘片，卻閃鑲著早期西域的華嚴靈光。

【表四】有紀年北涼時期佛經寫本、石塔與碑刻

年代	北涼年號	北涼佛經 石塔 碑刻	收藏地點	出土地點	書法風格
399	北涼神璽三年七月十七日	正法華經・光世音品	德國	吐峪溝	正書+行書
399	神璽三年二月廿日	賢劫千佛品經第十	安徽省博物館	吐魯番	待查考
426	承陽二年十月五日（承陽二年歲在丙寅，次於鶉火十月五日）	馬德惠石塔銘 增一阿含經	酒泉	酒泉	北涼體
426	丙寅歲	吉德石塔銘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	敦煌市博物館	敦煌	北涼體
427	承陽三年四月廿三日	優婆塞戒卷第七（道養筆受）	日本	吐峪溝	正書+行書
427	承陽三年	菩薩懺悔文	旅順博物館	吐峪溝	正書+行書
428	承玄元年四月十四日	高善穆石塔銘	甘肅省博物館	酒泉	北涼體
428	承玄二（元）年二月廿八日	田弘石塔銘	酒泉	酒泉	北涼體
429	承玄二年六月十二日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令狐岌為賢者董畢狗寫）	日本	吐峪溝	正書+行書
429	北魏神（鹿+加）二年	薰孝續造經記	日本（守213）		待查考
430	庚午歲八月十三日（承玄三年）	金光明經卷第二	新疆博物館	吐魯番	正書+行書
? 434	北魏延和二年	尼律藏第二分卷二	日本（守77）	敦煌	待查考
434	緣禾三年九月五日	大方等無想大雲經 第六	俄藏 R（2245）	吐魯番	北涼體
434	緣禾三年七月上旬	白雙口氏石塔銘	酒泉	酒泉	
435	緣禾四年三月廿九日	索阿後石塔	美國	敦煌	
435	高昌義和五年	妙法蓮華經	上海滬812399/051		

436	太緣二年六月中旬	程段兒石塔 刻增一阿含經	酒泉市博物館	酒泉	北涼體
436	太緣二年四月中旬	佛說首楞嚴三昧經下		吐魯番	北涼體,
426-436		武威石塔	武威市博物館	武威	
439以前		岷州廟石塔 十二因緣經	敦煌市博物館	敦煌	北涼體
439以前		沙山石塔 增一阿含經	敦煌市博物館	敦煌三危山	
439以前		王口堅石塔（原三危山塔）緣起經，增一阿含經	敦煌市博物館	敦煌	北涼體
442-460		宋慶石塔	德國藏	吐魯番	北涼體
442-460		吐魯番塔	德國藏	吐魯番	北涼體
446-449	承平三年	涼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	德國(佚失)	吐魯番高昌故城	北涼體
449	承平七年歲在癸丑	持世第一 “歲在己丑，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經 吳客丹陽郡張然祖寫，用紙廿六枚。”	日本	吐峪溝	正書 (南方王羲之風格)
449	北涼承平七年	佛說菩薩藏經第一（俄藏敦煌文獻 V.2）	俄藏 R-Φ066	吐峪溝	北涼體
455	北涼承平十三年四月廿四日	大涼高昌太守且渠封戴墓表	新疆博物館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	北涼體
455	北涼承平十三年四月廿一日	追贈沮渠封戴敦煌太守木表	新疆博物館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	北涼體
445-455	北涼承平十三年前	十住毘婆沙論第七（沮渠安周供養）	日本	吐峪溝	北涼體
445-455	北涼承平十三年前	佛華嚴經卷第廿八/ 北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	日本	吐峪溝	正書+行書
457	北涼承平十五年	佛說菩薩藏經第一（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書吏臣樊海寫）	日本	吐峪溝	北涼體

德國收藏吐魯番出土早期《華嚴經》寫本殘片研究 圖版

圖1. 德國收藏早期漢文《華嚴經》寫經殘片經文內容與圖片 (圖1a,1b,1c,1d)

圖1a. Ch 667 / Toyuk (T II 4083) (圖片來源：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圖1a. Ch 667 經文內容《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0〈16 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
「猶如工畫師，不能知畫心，當知一切法，其性亦如是。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若能如是解，彼人見真佛。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 (T09, no. 278, p. 465c24-p.466, a6)



圖1b. Ch 2545

圖1b. Ch 2545經文內容《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0〈16 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
「爾時，智林菩薩承佛神力，普觀十方以偈頌曰：「所取不可取，所見不可見，所聞不可聞，所思不可思。於有量無量，不應作限量，有量及無量，二俱無所取。不應說而說，是為自欺誑，已事不成就，不能悅眾生。若有能讚歎，無量諸如來，不可思議劫，功德不可盡。猶如隨意珠，能現無量色，此色非真色，諸佛亦如是。」 (T09, no. 278, p.466a7-19)



圖1c. Ch 1825 / Toyuk (T II 4072)

圖1c. Ch 1825 經文內容《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0〈16 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
「如虛空清淨，非色不可見，能現一切色，其性不可見。如是大智人，示現無量色，非識之所識，一切莫能覩。雖聞如來聲，音聲非如來，離聲復不知，如來等正覺。是處甚深妙，若能分別知，莊嚴無上道，遠離諸虛妄。一切諸如來，無有說佛法，隨其所應化，而為演說法。」
(T09, no. 278, p. 466 a19-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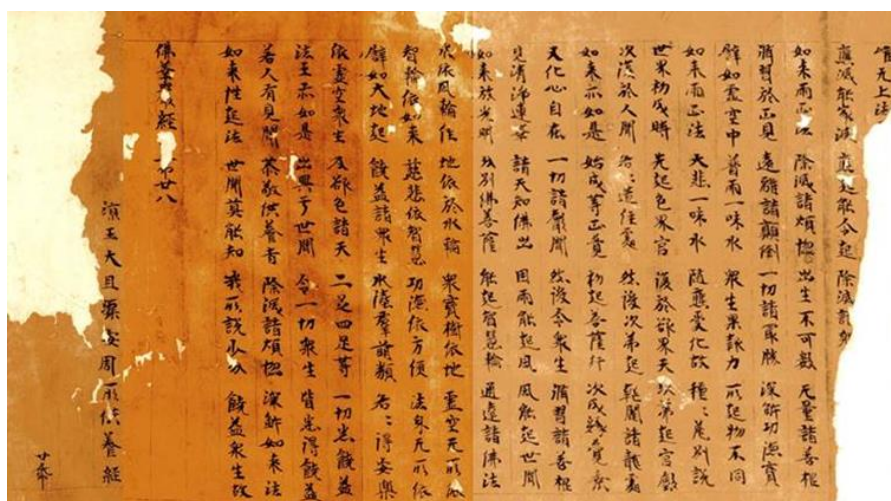


圖1d. Ch 1508 / Toyuk (T III T 152)

圖1d. Ch 1508 經文內容《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1〈17 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
「功德華聚菩薩十行品第十七之一
爾時，功德林菩薩摩訶薩承佛神力，入菩薩善伏三昧。入三昧已，十方各過萬佛世界塵數刹外，各見萬佛世界塵數諸佛；是諸如來，皆號功德林。時，彼諸佛告功德林菩薩言：「善哉！善哉！佛子！乃能入是善伏三昧。十方各萬佛刹塵數諸佛加汝神力故，能入是善伏三昧；」(T09, no. 278, p.466, b5-12)



圖 2. 北涼 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卷第廿八》



北涼 涼王大且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卷第廿八》，紙本墨書，鄯善出土，長一尺七寸，存字 22 行。圖片來源：《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V.1,p.60-61

圖 3. 且渠安周供養《佛說菩薩藏經》第一卷尾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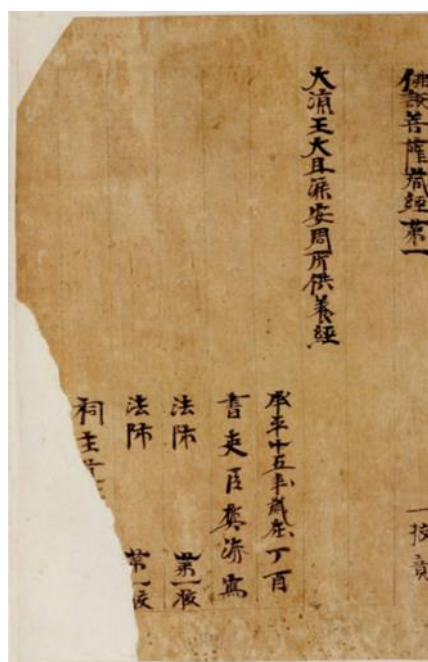


圖 3. 且渠安周所寫供養《佛說菩薩藏經》第一卷尾題跋

紙本墨書，256 x 1164 mm

圖片來源：《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V.1,p.48

圖 4. 〈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



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北京國家博物館藏

(圖片來源: 書法叢刊, 1981-2. Dec. p.37)

圖 5. 德國藏《華嚴經》與《安周碑》、428 年田弘石塔、
 及 457 年《佛說菩薩藏經第一》書法比較

圖 5.

德國藏《華嚴經》與《安周碑》、428 年田弘石塔、及 457 年《佛說菩薩藏經第一》書法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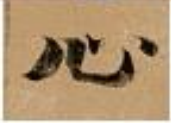
	428 年田弘石塔	《安周碑》	457 年 《佛說菩薩藏經第一》	德國藏《華嚴經》
一十				
心				
以				
行				
思				
无				
世				
成就				

圖 6. 457 年《佛說菩薩藏經第一》與 德國藏《華嚴經》書法比較

圖 6. 457 年《佛說菩薩藏經第一》與 德國藏《華嚴經》書法比較

A.457 年 《佛說菩薩藏經 第一》	B.德國藏 《華嚴經》	A.457 年 《佛說菩薩藏經 第一》	B.德國藏 《華嚴經》
言	言	諸	諸
佛	佛	轉	轉
世	世	觀	觀
如來	如來	如是	如是
分別知	分別知	摩訶薩	摩訶薩
不可	不可	衆生	衆生
五陰	五陰	菩薩	菩薩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大寶積經》。T11. 443 b2-9。
 《大唐內典錄》。T55, no. 2149。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9，第 278 號。
 《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開元釋教錄》。T55, no. 2154。
 《歷代三寶紀》。T49, no. 2034。
 《宋書·本紀》卷五文帝紀、卷六少帝紀。中央研究院漢籍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13:1531017457:10:/raid/ihp_ebook/hanji/ttswebquery.ini:::@SPAWN)

二、專書、論文、網路資源等

- 王素 (1997a)。《魏晉南北朝敦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1997b)。《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1998)。《高昌史稿——統治篇》。大陸。(北京：文物出版社)。
 —— (2000)。《高昌史稿——交通篇》。大陸。(北京：文物出版社)。
 王乃棟 (1991)。《絲綢之路與中國書法藝術：西域書法史綱》。大陸。(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
 方立天 (1988)。〈略談華嚴學與五臺山〉。《五臺山研究》1。頁 22-26。
 方廣錫 (2003)。〈論敦煌遺書總目錄之編纂〉。《佛教圖書館館訊》12。
 中村不折 (2003)。《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大陸。(北京：中華書局)。
 甘肅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編 (1999)。《甘肅藏敦煌文獻》V.1-6。大陸。(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朱雷 (1985)。〈出土石刻及文書中北涼沮渠氏不見於史籍的年號〉。《出土文獻研究》。大陸。(北京：文物出版社)。
 伊藤伸 (1992)。《中國書法史上かた見ら敦煌漢文寫本》。池田溫編集《敦煌漢文文獻》。日本。(東京：大東出版社)。
 —— (1995)。〈從中國書法史看敦煌漢文文書〉。《敦煌研究》3。
 池田溫 (1990)。《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日本。(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杜斗城（1998）。《北涼佛教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李玉珉（1993）。〈法界人中像〉。《故宮文物月刊》11-1。頁28-41。
- 李樹輝（2006）。〈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關史事研究〉。《新疆大學學報》1。
- 李海峰（2008）。〈敦煌遺書中的早期《華嚴經》及其相關文獻〉。《中國文化研究》3。頁96-102。
- 林世田等著（2008）。〈敦煌寫本《優婆塞戒經》版本研究〉。《文獻》2。頁33-41。
- 施萍婷（2000）。《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大陸。（北京：中華書局）。
- 馬雍（1990）。《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大陸。（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17。
- 殷光明（2000）。《北涼石塔研究》。（新竹：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
- 唐長孺（2006）。〈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路交通〉。《唐長孺文存》。頁487。
- 孫傳波（2007）。〈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北朝時期佛經殘片書體探源〉。《大連文物》11。
- 陳國燦等編（2005）。《吐魯番文書總目》。湖北。（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 郭鋒（1991）。〈敦煌西域出土文獻的一個綜合統計〉。《敦煌學輯刊》1。
- 郭富純（2006）。〈旅順博物館藏漢文佛教寫經綜述〉。《書法叢刊》6。大陸。（北京：文物出版社）。
- 啓功（2002）。《論書絕句》（趙仁珪注釋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崔中慧（2012）。〈流沙墨韻---敦煌吐魯番佛教寫經書法探秘〉。《藝術學》28。台北：國立藝術大學。
- （2013a）。〈由《涼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探討北涼宮廷寫經與官方組織〉。2013年敦煌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功大學。（將刊稿）
- （2013b）。〈吐魯番出土北涼沮渠安周供養《佛華嚴經》研究〉。第四屆華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政治大學。（將刊稿）
- （2014）。〈墨影胡韻—北涼時期宮廷佛教書法〉（將刊登於2014年秋季香港城市大學九州學林學報。）
- 馮國棟（2004）。〈八十華嚴《入法界品》文學意蘊及其對佛教造型藝術之影響〉。《佛經文學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頁1-13。
- 湯用彤（2011）。《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大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483。
- 趙聲良（1991）。〈敦煌南北朝寫本的書法藝術〉。《敦煌研究》4。

- 鄭汝中（1991）。〈敦煌書法管窺〉。《敦煌研究》4。
- （2003）。〈漢字的演變與佛教的寫經刻經〉。《書法世界》7。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編（2007）。《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大陸。（北京：文物出版社）。
- 榮新江等編（2008）。《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大陸。（北京：中華書局）。
- 薄小瑩（1990）。《敦煌遺書漢文紀年卷編年》。大陸。（長春：長春出版社）。
- 魏道儒（1999）。〈東晉南北朝華嚴學的發展趨向〉。《世界宗教研究》1。頁 65-72。
- 魏道儒（2007）。《中國華嚴宗通史》。（台北縣中和市：空庭書苑有限公司）。
- 磯部彰（2005）。《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ア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総括班。
- 藤枝晃撰、白文譯（1990）。〈中國北朝寫本的三個分期〉。《敦煌研究》2。
- Chen, Kenneth K.S.（1964）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ujieda, Akira 藤枝晃（2005）。高昌殘影。出口常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斷片圖錄 Kōshō zan'ei : Deguchi Jōjun zō Torufan shutsudo Butten danpen zuroku. Kyōto-shi : Hōzōkan.
- Jan Nattier（2007）, “Indian Antecedents of Huayan Thought: New Light from Chinese Sources.” In Reflecting Mirrors : Perspectives on Huayan Buddhism, Edited by Imre Hamar. Wiesbaden : Harrassowitz.
- Ryojun hakubutsukan (ed.) (2006), Ryojun Hakubutsukan zō torufan shutsudo kanbun butten danpen sen'ei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Kyōto : Hōzōkan.
- TSUI Chung-hui 崔中慧（2010）, *A Study of Early Buddhist Scriptural Calligraphy—based on Buddhist Manuscripts found in Dunhuang and and Turfan (3-5C)*, PhD thesis, (Hong Kong :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 Yoshikawa Tadao ed., (2009) Tonkō hikyū 敦煌秘笈, Ōsaka : Takeda Kagaku Shinkō Zaidan 杏雨書屋。
- Zürcher, Erik, (2007),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E.J. Brill)

Turfanschung Digitales Turfan Archive :

<http://www.bbaw.de/forschung/turfanforschung/dta/index.html> 。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 http://idp.bl.uk/database/database_search.a4d 。